漁墅類稿卷五

記　　　　　　宋　陳元晉　撰

澧州山學先賢堂記

濂溪先生上承孟氏之傳傳之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於學焉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峯二胡先生晦庵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門之祠則澧其所游居也而祠寓稽古閣之翼室余來

眡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湫隘面勢黕
昧大懼不足以竭虔教敬規易置之多事未皇也越明
年五月上印將行會帑有羡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
縱十丈横半之草莽蘙翳下為汚池然嚮南明敞平治
而埤益之作祠為宜遂出錢緡三千米石二百委善化
令趙君汝淑文學雷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
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廼七月朔肇役庀
徒焚薉翦蕪疏淤決汚築羸千夫厥基砥如立堂三楹

淳熙初元詔州縣學立射圃獨嶠南以荒遠無應令越五十年而南海郡博士許君巨川始克為之相地番山之趾散蕪葦穢增庳夷高抗侯於西締亭於東凡費錢十萬出於君所捐與帥守應純之所佐者各半之亭成扁曰序賢侯又以弓矢贈君乃率諸生合射非籍於學非齒於鄉而徒以藝進者不與其寮陳元晉適以校文聯事觀其成諸生進而以記請辭不獲則為之誦所聞曰周官六藝射次禮樂澤宮所差諸侯由此其選以射

教士尚矣而羿之善稱於天下卒不為孔孟所予何哉古之射禮擇耦為先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延堵觀之衆不肖者却而未純於善者愿不敢進惟執德信道之篤者在焉故吾夫子所與揖升下飲者皆賢也而亏矢云乎哉茍夸藝而不貴德則號猿貫虱折翼附膚者椌弦而登而洙泗及門或羣形其絀矣而可乎許君飾巳以先物康色以誘善吾黨浩然歸重而臺閣敬信之由是聲應氣合學政畢舉創小學廣弟子員增歲廩之租補度

藏之籍講鄉飲之禮飾丁祭之服矣而又以餘力及此
且表亭示訓為諸生勸其用力勤其存心忠諸生其何
以稱繼自今日脩身為弓矯思為矢立義為的定而後
發春秋游藝借之以驗行事曰凡吾平日所為果若賢
歟果足稱先生所序歟若是而面正鵠布武此亭可無
愧色行有不慊於心則望矍相而逐者心誠求之益求
所以稱所序雖不中不遠矣諸生曰諾請以是為記嘉
定昭陽協洽歲除月望日文林郎廣州增城縣丞臨川

陳元晉記

汀州卧龍書院記

紹定二年閩冦自汀之潭禍延邵劔聲震建福漳泉之間明年四月通判安豐軍事李公華被命護淮西軍討捕首會招捕使陳公韡決策所向公謂賊之根源於潭飛招賢者腹心也流漫於數郡十餘縣者四支也潰其腹心則四支不能振掉矣時賊方四出公自延平轉戰而前掊賊之巢穴為的賊歸則邀擊來則迎勦將士用

命遇賊則克南檮招賢之墟北夷潭飛之窟兇渠失據次第就擒而閩寇之大勢定矣初寇亂方殷汀卒鬨隙陵守將為暴內外交急人心搖搖公詭辭調溫陵戍兵來汀已密布靖內之畫至是入攝郡事首亂伏誅一塵不驚民之惴不自保者乃克復有其家室天子嘉之命公為真公當師旅飢饉之餘簡節疎目輯散鳩亡威暢惠孚人和歲稔退食之暇考圖訪古知郡後山麓故有臥龍亭者葢因山取名歲久圮矣獨陳公元輿之詩在

猶膾炙人口觸境興懷庀工肇役相郡西偏為堂三楹
前榮後室翼以兩廡扁仍亭舊曰卧龍書院而刻諸葛
忠武侯遺像於其間圖八陣奇正之勢書王業不偏安
漢賊不兩立語於左右壁而朝夕瞻敬以寓願學思齊
之意葢不徒存故迹俟後觀也則遺書屬元晉記之元
晉惟疇昔畨禺幕府與公為寮相得最深風簷握手月
牖對床劇談世事往往至夜分嘗相與竊嘆今世之士
氣卑論弱不以厚處其身觸事畏縮惴惴若不可為者

顧余無挾妄行擬步輙躓方自退省而公敏識強力易人所難功立名顯且以昔賢之遠且大者自期此余所媿而樂為天下道者焉敢以固陋辭夫靈於物而為人秀於民而為士凡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苟一物之不體則吾身為不仁古之人視民饑溺由已所致弗克俾后為堯舜則若撻於市葢士之一身其任重固如此而非曰食君之祿則懼其以不任事為辜耳而况大義未伸四郊多壘事會方來顧沈酣於生死醉夢之境頑

然而弗之思可乎公受任驅馳不肯以賊遺君父謀畫夙成機警捷出料事制變卒潰於成固已賢於人遠矣然猶慨慕忠武侯之風而竊有志焉其知士之所以為士者歟雖然有閎大廣博之思必有斂退密察之功有激昂奮發之志必有沈重静專之守忠武侯之風烈炳然與日月爭光固其志略所就然友元直拜德公尚賢好善休休有容其蓄德甚裕也集衆思廣忠益惟恐已有纎芥之闕其處已甚嚴也躬耕草野無意聞達身都

將相所欲不存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心者其操持甚固也然則忠武侯之所以抗志明義不撓不折足以質諸天地而不慙者豈夸詡之為哉要有為之本者矣故因公之請輙誦所聞而致朋友切磋之義焉公於余言莫逆儻以為然乎公字實夫建安人為辛未進士以功擢大理寺簿今以直寶章閣守郡云六年正月既望臨川陳元晋記

翁源縣令廳壁記

民入則休於書比及三年神全守固無愧怍於俯仰間猶將使窮林深谷匹夫匹婦皆無所疾苦瘴厲能病予哉於是辟上不辭命下即日就道未幾政聲獵獵日起嫂婆得職流徙復業僵植壞修百廢具舉隱然為啓五邑冣兩臺交薦之且通籍殿中矣葢不惟實夫之才術足以自著而其識趣夐出流俗之表為難能也又三年余需次里中實夫遣介走千二百里來告縣治之成且曰翁源舊無壁記父老黃汝旻多能言舊事暇日帥僚

佐載酒訪之得乾道乙酉以來宰者姓名自張君敖而
下十有五人乃壽諸石以補闕典敢求數語鑱其上噫
實夫之敏於事雖其小者不苟如此故予不復為漫衍
而直書實夫所以來翁源之意以告後之君子毋徒曰
小邑寡民云耳皇上踐阼之初元八月既望宣教郎新
慶元府奉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臨川陳元
晉記

崇安衢川橋記

徽歙建安李公上長沙帥印將行謂某曰距崇安東南
三十里有石巋然拔起曰劔巖又南行十餘里里號建平
有水合流於巖之兩腋曰衢川余族姓居焉蓋三百餘
年里人因名李衢又數里許曰衢峽相距三十丈而贏
兩山嵢呀壁立斗絕中通一水湍激如箭故有橋而屋
其上則余叔父南雄使君某所作也歲久橋朽而屋且
燬霖潦淫溢則行旅重足倚擔嘷渡不得濟余欲更造
久之前年夏出嶺留贛族兄富復以是請余摸索橐中

俸餘可辦此役則諉富歸而相其地地初屬南雄諸孫至是合辭願以地佐余於是練日得卜肇役庀徒工役讙趨不勤鄉閭輦石捭址障狂墉如飛梁作宇搴空翼如繄衢川有橋子其為我書之某曰令人乍見孺子將入井匍匐往救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而螻蟻可憐猶編橋活之心誠厚於仁也公疇昔浚湟川奠閩嶠濡清江此手所活多矣則視里中之墊溺者能恝乎抑其竊有感焉有南雄則無橋而能有橋有徽猷則橋廢而復有

橋衢川顧不以李姓重乎鄉里有巨人長德河潤山暉漸被實多興利除疢嘉賴實衆獨一橋云乎哉今之士固有慰題橋之願則褫印綬澤輿馬徒以耀桑枌為榮茍可梯巳植私為穽為壑以患苦其鄉黨鄰里而不嚬其顏者視公用心為何如夫薄於所厚何所不薄能援天下之溺者固利鄉邦一念所推也公曰是我心之所同然者筆是為記可也橋經始於某年某月越某日而告成厥費為幣若干緡云

贛州清平堂記代李實夫撰

清平有堂識余喜也喜者何志民不志功也端平三年三月夏南安峒丁踰嶺掠韶雄屬厭而還余方上廣漕印奉詔奏事道間被命布憲江右仍領贛事丞相書趣疾驅余不敢辭詰所部則賊招矣余幸蒙成而亦不能不過計狠子野心不一大治使得氣去復利導之懼有後憂居無何挾仇交兵包藏嘯呼圜視欲起者踵告矣調解開釋倏聚忽散而鄱寇作時贛兵出援永新戍上

猶王安民嗾許彭乘虛首禍一日飄忽入贛謀趨吉以合鄧寇余亟趨廬陵兵浙萬安逆塞賊衝伐謀也又默計尺籍中無可使者然坐視其恣肆而莫之攖則賊易我滋甚乃出帳前淮校夜射賊營賊驚且遁量時度力人人言招之便余不謂然帷幕下士陳元晉曰兵以氣作少可擊衆着着中機會能速集事則財不至甚費能如此則滅賊不難與余意合遂决征謀首汰鄉人之尸將官而避事者立幟庭下揭醲賞以募死士余親簡視

而與之約凡十人為隊行則相保任戰則相救護一人死則九人相連坐先登得雋賞如格且刺填禁卒額衆聽令已超距截髮誓以死往適會昌強勇瑞金雄武雩都平頭南康蓮塘之軍皆集悉付池司任思定俾跡賊所在追捕復捐緡錢二千委南康令戴翼犒義丁為犄角助賊之出也四面鷙匿狙伏之姦方覘我利鈍以決作息計非萬全不可賊出彌旬矣料其氣竭歸必不整出其不意擊之必克任思定者從軍久未登勇爵取夙

出以撼山寨度賊勢蹙矣密結知義者衷賊窟穴携賊友黨且邀其歸而圖之分擘一定賊至桐木崗戴應奎首挫其鋒賊衆若林雖敗方狺狺然迭出鬬我師任思定麾騎兵繞其後賊不能陳屠殺盈野視王溪之功加雋馬賊走退無所據竟就擒以檻車來正嘉熙初元正月十一日也距賊入贛兩月餘方新山堂落成因念疇昔臨汀衷荒别織之艱嘗作新堂取賈琮平賊故事扁以清平及來領贛戚望無以壓難俾民罹寇虐無狀有

覩猶幸撲滅早庶幾箬鹽荷飯佩犢帶牛復見太平之舊而消烽灌燧使田里無愁歎之聲是固拙守之所自喜者則取汀之堂名復揭於贛為宜雖然痛定思痛則今日之事直幸而集爾余嘗揣三十年來已往之跡自羅李不靖惟許俊龍泉黃土一捷甚偉中間顧以招安為第一義使姦邪生心如地塵隨掃隨生迨王金部涔擒鄧冦留直院元剛擒鍾冦而石龍太傅古城三寨叅錯於冦所出入之衝峒民之不敢動者十數年來者失

創寨本意輕調兵出舒冠無所忌而動黃曾因之效尤生孽當路者一切以煦濡涵貸為事出爵賞奸捐金買靜後循前謬牢不可破幾何其不誨盜哉余始至規營阨塞處屯精銳三千人虎視洞口聯結隅總密察潛制使其動則不得出出則不得歸既聞於朝矣未報而許彭之變起四顧百短呈露寮吏切切耳語謂必敗乃公事三邉孔棘甲兵錢穀之間廟堂正爾應酬叫呼不能遽徹臺屬郡佐亦被朝命方雜然出萁成事余孤立一

意憑虛運棹以希一勞永佚之福則其遂濟登淼不謂之幸而集得乎思舊聞南安退校語謂前此陸梁等耕夫耳薀陷於姦人之穽至死不悟而來者積玩無所創故其從亂也輕姦人造謀必怵愚賤單獨之夫出名首事而陰顧進止於行間梱載而歸不饜不止卒又推首事者出要我市招否則詭託於義執戮獻狀官吏甘其欺幸無事姑縻以爵首者僭盜之賞從者味盜之腴此盜所由蔓也今茲反招從捕彼亦無得有喪造謀者死

跋章少機詩

辱示詩編何其富也東坡先生嘗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為詩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要自可愛然一聯之外無傳焉少機警句既為李公子經拈掇而又欲盡出其餘傳於人視李道士稿矣巨編奉歸三券助刻梓之費

跋裘元量竹齋漫存詩

孟子曰誦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其生晚不及識

竹齋裘公嘗見章泉老先生言公之詩氣和韻遠當入江西後派比得竹齋漫存一編讀之竊獨愛其與弟元德安樂窩詩有莫春浴沂風雩詠歸氣象是可以知其人矣雖然竹齋所存葢與西山對峙固有不待詩存者

跋吴士剛詩

詩三百篇雜以小夫賤隸之作而夫子蔽以思無邪葢先王之澤也王澤竭而後之詩駁矣遺物絶俗者其辭誕憤世嫉邪者其辭激慷慨功名者其辭夸流連光景

者其辭靡是故君子貴養其辭之所自出吳士剛父子皆嗜詩有樵隱遺藳楚山狂吟氣豪辭壯如出一律亦甚可喜矣更能於前輩所謂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者涵茹沉浸而放於辭則至矣士剛以為如何

跋楊伯傳詩後

前輩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近世宗晚唐者則以體物切近為工以寄興高遠為忌而或者謂後山好處如參洞山禪不着正位是果何說邪楊兄伯傳留意於

詩亹亹迫人矣試舉似永翁瑞陽使君若有一轉語幸以見告當相視一笑

跋趙寺丞公茂詩

公茂宰衡山時軍府急符下無虛日作邑者酬應不給而公茂彈琴賦詩公事都了今集中所錄多衡山詩也時余贅倅長沙得公茂所寄吟槀其間佳處竊以為深厚如懶庵峻潔如紫芝清切如仲白蓋兼儒藻宗英之長乃到此久之為好事者持去盧陵彭叔東忽以所刻

信者猶當傳也而況親見前輩多識往行叅會稽粹如黎君是編者其可無傳乎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實挽劉道源同事近者陳止齋病史官不宿業而薦王明清輩可任史職皆以其博物洽聞可與考訂古今事耳石溪老矣方友梅於嶺趾哦松於藍田學問延迤日大以肆他時有作宋一藝者將以網羅舊聞其不舍石溪必矣

跋李梅亭浮香亭說

程虎卿為予言翁吉父居市而不為市之道有宋清之

風蓋儒而遁於醫者也因出李公國録浮香亭說示余余讀之竟曰萬物爭春而梅花盛於風饕雪虐之際衆芳炫晝而梅香發於參横月落之時蓋幽人之貞逸民之清也吉父能領此則對梅可無愧矣

銘

硯屏銘為曾幾伯作

彼美石兮宛有玉質自然而文是化工筆雪霽月明水落石出幻成剡溪移來赤壁劫火洞然孰藏於密曾子

得之寶用無數仁知所樂動靜不失君子比德温文簡栗玩而忘義是亦尤物曾子識之中有悟入

安分齋銘

大鈞坱圠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龜尾曳塗夔則不足蚿則有餘窮通豐嗇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爾拘宰相歌後將軍人奴夫子轍環終老匹夫冶銅弄臣餓死侏儒原憲肘見窮栖繩樞達人大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役知劬劬效尤畫虎助長續鳧為鼠發機為雀投

珠曾不卻顧不資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燕需患不自信鏤之坐隅

息軒銘

心者善根人以私蔽憧憧往來與物俱靡故心之危當以靜觀大學教人息焉乃安方其息時室虛宇定如彼而狂如是而聖舜跖善利堯桀是非在吾目前瞭然無疑擇善必明守善必力憤如悱如斃而後息如從息入以不息終之德之純與天同功

漁墅類藁卷六

宋 陳元晉 撰

祭文

祭雷知院孝友文

嗚呼執政大臣調一四海平則稱衡和則稱宰疾惡已甚相軋以私恩怨往復不平所基嗜事求快砉然一奏其傷實多不和之咎能平能和唯公德全參柄鈞樞人無間言坯冶一陶簫勺羣慝朋亡包荒無反無側化工

密庸庶物露生顯仁藏用無功無名胡不顯面永綏宗社言畫其繡言秣其馬舊遊阡陌將假之光後進考德將熏之香東門祖帳籩筆未洗云何奄忽邦國殄瘁如某晩出實竊賸殘公辱知教愉愉歡顏飢驅宦拙自拔無術公辱從臾篤契相恤有來訃聞心折涕零遠縛一官薄奠莫親公今已矣言猶在耳誓少自見毋負知己

祭孫提刑文

嗚呼君子邦家之光善人天地之紀不必計其或進或

退或仕或已苟其歸然而存則皆有補於世忽山頹而
木萎羌觸目之殄瘁哀哀孫公金堅玉粹瞻前修其已
邈維絕學於將墜厲之躬行博之講肄强為善今不倦
哀人窮兮由己公爾忘私義不謀利蓋粹然樂克之好
善而挺然曾子之弘毅其之衰老公不我鄙湘濱為寮
情好洽比凡言話之相勉曰力行乎好事我隨牒而南
馳不見公者三禩每惠問之渠渠必傾倒於肝肺近走
一介訊公興止疑田僞之杳然而公已一疾不起矣彼

蒼者天何遽至是有子垂髫無父誰予有母垂白無子
誰侍愛我公者所以痛哭而流涕我知公心有不謂是
公方䀏恩先姪後子豈以子故賫恨于地棠棣之華孝
養不匱公與母訣而尚有弟惟是賢者殞背而彫零則
吾黨為之奪氣小人無所憚君子無所倚公論誰與之
扶持斯文誰為之興起則公云亡蓋重乎他人之死此
某之慟哭固不獨弔公之私與夫識我之義也有酒盈
樽有殽盈簋一奠莫親老淚如洗

祭何尚書異文

堂堂月湖老成典刑德超人羣而德不形知周事變而知無名載笑匪怒執義若爭難進易退達可則行包荒納汚中有渭涇察密精緻行之寬平曰介而通曰和而清求之當世名公巨卿流或徇俗激或矯情何足以齒大雅之英摛髭科第自其妙齡策足華要逮于晚成德業久大聲實蜚騰少留步武可柄樞衡浮雲富貴何視之輕言書其繡爲桑梓榮繩軌里中非義羞稱如彼在

八十有一又後七年至嘉熙丁酉正月十八日而先妣卒享年七十有六先君中該大禮登極慶壽恩封贈至朝請郎先妣安人先君懇欵誠實表裏洞然不知有世間所謂機械隱譎事與人交薫然其和使人親之久而不厭至義有不當然者臨事一語不相徇生平足跡不一詣富兒門雖鄉貴自慶弔外無往來獨篤於故舊之誼死不相背負閑門受徒咿唔終日不問家有無洎如也閫内事皆先妣任之米鹽酒醯儲貯細碎箱篋匕筯

寇所過鄉閭惡子襲其跡而動發人窖藏燬人室廬其
毒烈於寇寇去株連送官者相望君語余曰此數也彼
何責焉追惟經營締創之艱而所遭若是然似亦無足
介蔕吾生所涉多逆境中間强弗友者狺狺相向危機
交發旁窺爲惴卒常屈於下而直於上畸於人而偶於
天蓋不爲物先廹而後應故處險亦夷耳世間得喪乘
除禍福倚伏何嘗少假扣吾囊底餘智歸補葺之未遽
不如舊也余味其言又歎君識趣度越流俗蓋有與道

暗合者既而聞君整比舊緒興仆植僵之餘倍他日且營第宅閎麗壯觀頤指氣使百爾新美付二子以家政而方羊林壑日飲無何為況甚適也戊戌春家僮至長沙則聞君病不起矣亟遣書弔之越明年十月其孫專介踔千里持廸功郎新衡州衡陽縣尉陳成甫之狀來求銘余不得辭則敘余所以知君者而摘成甫所狀書之君名鵬飛圖南其字也世居崇仁之魯步曾祖惟覲祖儷父能百皆鄉里善人君生而偉岸志尚磊落音吐

鴻暢不類常兒長而幹蠱用裕事親無違禮父嘗病革公誠孝激烈割股以進竟以壽其親十餘年同氣十人二凡一弟皆早世門户之責叢於君君撫孤卹嫠使男有室女有家既又舉貲產平分之無毫髮私族黨戚友緩急扣門不以在亡為辭尤於儒者傾倒子姓孫枝蘭玉競秀厚幣隆禮館髦士以誨之已多嶄然露頭角於庠序閭者仁福皇太后錫類恩拜君初品官配鄧氏封孺人齊眉偕老人榮之有薦公於京湖制閫之節幕謂

君老猶堪器使公笑不荅二男子愈師臯三女子來中
張務方應諧其壻也務兩薦于鄉八孫得一得聲福孫
慧孫引孫三則女也君生於淳熙戊子卒於嘉熙丁酉
十一月之乙亥己亥十一月之某日葬淨居之原距所
居一里而近銘曰
殖家之肥而人莫非爭道於巇而心則夷故能享素封
而壽且耆眼中山兮全而歸保爾後兮慶無期

致政司法樂公墓誌銘

公諱大章字聖錫姓樂氏其先自國初侍郎公史而下支派四出分合莫得而詳而籍崇仁者皆其裔也曾大父韶武大父倫父光國皆不仕娶鄧氏封孺人先公一年卒子男四如珪如愚如玉如川孟仲皆早世孫男四中周用萬里孫女二吳友龍其壻也幼未行曾孫男女二以淳祐辛丑六月二十日卒享年八十有二諸孫將以壬寅八月庚申窆于崇仁鄉根村雷渡而謁銘於余因念庚子之夏余歸自長沙閭里中老成人安否則歸

硯曰人生貴適意吾豈無以自適耶乃經紀疆畎檢校
囷廩勤入儉出而豪取智籠之事一切寘不用故家肥
而人無斁且能推所餘以濟不足士以貧病告解衣推
食無吝色初寒雨雪起視閭巷有閉門炊烟不起處遺
薪米恐後與人交油油翼翼意篤情親薰然其和也視
其門內則繩度整齊上下肅睦如一淑其子以學尤篤
厚幣聘名士從之游故武博饒公誼其選也諸子亦各
矜奮有聲庠序燕居諸子侍必叩所業進否應對愜意

則津津喜色見顏間曰吾可以老矣晚年增築旁舍甚
廣工堅材良丹粉猶濕而燬于寇公不為戚即湖山別
墅居焉初湖山為榛莽樵牧之區公巧發天藏芟薙營
築遂為負郭名勝處喬松修竹回合蔽虧燠室涼臺幽
麗間靚客來留欵竟日賦詩飲酒不盡歡不止梅亭嘗
扁其閣曰碧明而賦之詩公至是曳杖屨領孫曽賔送
日月於其間而終焉亦能適其適矣紹定辛卯以東朝
慶壽恩官初品夫婦同日拜命子孫奉觴為壽齊眉愉

愉人艷為善之報旹梅亭將漕成都辟公隆州法曹漢陽守胡公衍為别駕臨發時聞公賢亦以節幕招公方有以自適不屑也嘗戒子若孫我死必蒸嘗我於湖山之閣銘曰

生稱善人兮宜于鄉錫命斯皇兮壽而康湖山蒸嘗兮死不亡利爾後人兮安其藏

廣東主管帳司元公墓誌銘

廣東運司主管帳司元公仁伯長余十五年折輩行與

余交游最欵密事有不可語他人者必以語余開口見肺肝無隱情余臨事不敏有疑或質於公公沈思細籌不易攸言動中機宜余心服之之官閩塗一日袖巨編過余曰君嘗遊嶺其為我疏飲膳藥石護養之宜人情物態應酬之故余纖悉為書且賀之曰番禺軍府臺閫鼎峙然仕者舊多逐臭尸素之病如公廉操幹局當有知公者公必自此升矣別去兩年聲藉甚無挾白戰得使長破白之削諸臺方將從臾其後而公壬辰五月二

十八日死矣嗚呼以公之尊生敬事懐奇好修而竟止此哀哉其孫方越明年十一月二十日奉公柩葬于長安鄉池頭梅坑之陽且匄余銘余知公深不辭公薦於鄉名壽以避景憲太子諱改名璹其先自汴來為撫之崇仁令家焉因占籍茲邑曾祖寄庵先生堯輔學行有聞祖端父可久皆善人公於書無所不讀過眼終身不忘屬文深婉有味善論事剖析利害如辨白黒登戊辰進士第初李公琪得公省闈策大喜謂不意草茅有此

議論蓋公素所長者初筮潭州湘鄉主簿遇事直前嶷
然自立有豪民奪其侄之地而誣以他事郡委公定奪
豪民因公客以貨誘公公不動卒直其事公去官其姪
櫝百縑邀謝諸塗公不受而教以應變事長之道樞帥
安公丙聞其賢羅致幕下邑令與尉表裏為姦利安公
命公核狀公知邑民病之發其姦使不得留尉懼以白
金求哀於公公還其書與金而卒不白其罪人謂公處
令與尉兩得其宜至今湘鄉人能誦簿賢也再調澧州

司法參軍攝令澧陽里正有以溺死婦誣旁溪民家為奇貨者勘驗無實公謂當反坐里正後令至卒如公言決之里正怙終訴之郡下邑聚檢無異辭訴之憲下郡聚檢所差鷗弁與公有雅故移書幾導意後令求賂公不答其人竟誣溺者有傷事上聞後令已死刑寺以罪公與檢官俱罷公笑曰吾從得罪猶是失出決不能入人罪以梯榮也既入廣漕幕時循梅南雄患盜最久諸郡請濟師狎至南荒枯瘁郡縣重足而立懼以積逋違

戾公彌縫其間通融調度下無乏興上無苛責二使者
亟稱其才死之日趙公師楷哭之哀賵卹其家極至公
處鄉閭接親朋薰然其和使人樂親附之而排難解紛
視人由己有烈士之風至於居官壁立崖絶不可干以
私僚寀非其人不屑與交或至面責其過使得位而行
掉鞅功名之塗必不肯雎雎盱盱同流合污懷祿全軀
如今之士大夫嗚呼以公而竟止此哀哉公得年六十
有二娶羅氏男一人方女五人長適邵伋次四壻則季

序黃質胡渡吳泰也伋澧州錄事參軍泰鄉貢進士孫男各一人皆幼銘曰

才之生世其無意耶才不及顯其有命耶是司命者其無知耶道之好還其將昌其後而大所就耶

黃彥遠墓誌銘

余乙亥丙子間開門受徒黃朝瑞來學與之游居覺其氣質凝重課試文字亦穩律余心喜之從容叩其嚮背所從則起而曰家君少篤學胡公元衡為郡文學時以

巨題試諸生家君以詩出奇押窄韻得句為首選經史
子集皆手自點勘病時文之典則取省監程文數十篇
鉛黄批抹皆有闗鍵日夜為朝瑞講説然嘗恨夙無師
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繹得之慊然不自以為足故遣
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為人大槩如此後二十有
七年其孫鱗卿補充太學弟子員又見其鄉人為余言
鱗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憐其幼公曰子弟凡事
皆可遲惟讀書一事不厭早扶攜左右觸事輒誨之所

以教麟卿者猶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為南溪
種學種德之報南溪方進麟卿而誨之曰太學多士所
聚重厚浮薄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端毋詭隨進學必
力毋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
聞公死矣得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
壬午朝瑞奉公柩葬于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
麟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麟卿父子事先生有年矣知先
祖莫先生若乞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彦遠鄉人

稱之為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弟力田世其
家公幼頴悟不羣嗜學如飴至天文地理瞿曇老子稗
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簷
燈案蠅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遇飢饉勸施不
倦郡守每委公董視取予多寡一析以理富者樂于糶
貧者安于糴上下晏然如樂歲庚寅之冦臨川崇仁為
震大家奔逌遷徙鄉畂所在嘯呼公曉以理法聨以保
伍遏亂萌鋤宄孽環公鄉數十里恃以無恐事平有籍

以補授者公不以為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蠧興陂池之利訟平其爭役寬其期凡可以利衆及物者劬勞畢力不憚也然皆出于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懇懇悃悃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藏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為掩覆隱匿且曰傳訛未必爾鄉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彌大其壻也孫男六人德卿次即麟卿翼

卿鯉卿新卿翔卿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
教行於家庭行暴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
其身在其子孫尚遹觀其有成

吴文瑞墓誌銘

公姓吴號其名文瑞其字其先自宣州來占籍撫之崇
仁曾大父遹大父朴父淑皆潛德不仕公娶豐城陳氏
子男一人曰霆發女二人適鄭叔憲朿復孫男一人曰
熾女孫一人未笄以寶慶丁亥二月十七日卒享年七

十有八其孫將以四月之乙酉葬于縣西青雲鄉甘田之原從治命也余視公為鄰為親為丈人行知公為深霆發以銘請義不得辭崇仁吳氏族大而文公服龔見聞加以天資頴異讀書過眼成誦下筆輒數千言少習詞賦既而曰壯夫不為也改習書學自為尋繹不師故常處題立說人每異之久乃服其工到蓋幾韓公所謂大怪大好者試一再不偶則殖田疇新屋廬闢圃而疏鑿池而魚不復菑場屋事即所居之西扁曰桂堂曰夷

猶其中凡浮屠老子之説神農華陀孫思邈之術郭璞呂才之書靡不通究爲人講説脉貫縷析纚纚可聽與族人之言若德相似者五人更爲莱羹之集或詩或碁以自陶冩竟登壽考亦無憾矣公氣剛志鋭少年直謂功名唾手可拾稠人廣坐論事説理正色雄辯無阿順回護世間有難處事公視之特易易耳使得尺寸柄輔其志以行紛可使解難可使排也間闊無成自負益耿耿不妄交不苟悦里之富有力貴有勢人所争趨者公

弗峻絶亦不狎親也嗚呼狂易大言矯激爲異皆士之病也而近世士習遇事蓄縮隨聲附和氣力稍出己上則俛俛伈伈俯首帖耳甘心爲之下畧無毫髮生意者聞公之風亦可少愧矣銘曰

事左而志方身蹇而氣剛其坵可夷其人不亡百世而下視此石章

吳公墓誌銘

吳公次周名壻撫之崇仁人其先自宣州來曽祖某祖

某父某世爲士家公娶熊氏則雷州使君某之孫也子男二人曰應符曰應則應則先公六年卒女六人其壻曰蔣特立管鎰孫琳鄒某方必中黄京孫男二人宗元宗範女四人歸郭鈴黄墳餘尚幼曾孫女一人絡定四年正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九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葬長安鄉石下之原公宿所營度眼中山也公少而孫蹜蹜從二凡後不菑家事一意嗜書欲自立累試場屋不利則投筆焚研閉門息交尚友方外習內視納息

之術澹然若與世相忘者歲量先疇所入以為日用之度僅僅自給不為蘊利多藏計獨屬其子以學隆師市書雖費不憚公既屏居簡出里閈多不識其面余與公之子節夫游亦未嘗獲接公談嘉定辛未待對集英一日或邂逅節夫侍行彷徉蘇公堤上余愕然揖謂公胡為乎來公曰應符之齒壯矣而未有以厭吾望方規試上庠而病焉壍懼其蹟而護之偕來余切歎其百念灰矣足不出閾而蘄其子之有成至輕千里不為難亦可

漁墅類稿卷七

宋 陳元晉 撰

五言古詩

別玉笥[illegible]先生之

[illegible]南苑冠冑承曹後流[illegible]尚詩癖聖處坐參透褰

[illegible]工塵外心筆上水秀字[illegible]七端字字遺氛垢雲霧

[illegible]戒律木當手刻鏤編成書[illegible]嚴光怪射牛斗

誦齋已古人文字上無古雲龍渺相從傳家有文武異

竹

吾敬王子猷傲俗獨愛竹行止必與俱情義均骨肉雲
龍求友心上下亦相逐彼哉絕類倫乃戒桑下宿

遊羅浮寶積寺

晴峰膏秋容遠騎駐春腳長風載之遊清月此旅酌眼
高天圍小語暖雲氣薄神仙邂逅親導客以笙鶴

再用前韻

半生夢羅浮世事縛兩腳仙泉有誰何生客那得酌君

詩艳其腴水味從此薄清遊天所裁望極南飛鶴

有感

寒聲戰梧楸風色歲行暮誰念天涯人貂裘敝塵土一飽亦易營局促良自苦安得八駿蹄駕言觀玄圃

和留粹中將游南華之什

南來佳山水清淑如三吾何必二水間獨有八境圖秀水饑可餐清淪渴可斟頡頏飛霞佩皺弄明月珠心閑鷗許知日遠鴻與徂逢窻若局促畧取山川娱是間有

意趣逢人輒周諏一合兩叢林半點塵埃無頓漸非二
門凡聖同一區見佛心即了迷者直非夫冥心休外觀
來此同僧趺

壽嬾庵趙先生十首

更生青藜杖長吉古錦囊豈無芝蘭馨終少蒹葭霜精
深師友漸磨琢金玉相濡此宗姓傑高掩漢與唐
曩時吳長齋槃槃極宏毅令時葉水心表表負經濟公
游二老間聖處心獨契人物方眇然甚矣夫子似

皎皎疇昔心睠焉本根計一鳴驚萬喑獨醒閱衆醉勇
指非種鋤有膽竟成事彼哉稱國師千載有餘媿
醫國藥萬金補衮線五色誰令落江湖剌史六百石衆
萬溝壑瀕援手公一力平生富青州關心豈官職
嘉師固秉彝祥刑盡生德惠文恣殫治此意誰復識雨
露既天覆刀劍亦俗革活人不言功所願長我國
王氣鬱東南兵塵莽關洛事會豈有極秪恐元氣弱折
衝樽俎餘欠看一諤諤如公胡不歸儒用魯何削

垂弧正大夏明炳肖火德仙源毓英靈帝賚扶社稷恩
波溢西江釀作壽觴碧一飲千斯年福與宋無極
書生棲大厦燕賀媿無從嵩高之嘉頌何以祝我公一
節貫歲寒願似南山松下有千歲苓嘗許氣味同
開濟平生學忠精一寸心時危添白髮意遠寄清吟河
洛風埃滿江湖歲月深眼明天柱壯濡渌對渠斟
楚望環宗嶽湘源遠派浯山川鍾氣異宇宙要賢扶晚
遍朱軒轍春饒綠野腴遥知初度日歌舞沸重湖

七言古詩

朱明洞天

南來大艑凌空浮卸颿試畧羅浮秋胸中無機神仙喜筆底光怪山靈愁山泉夜作糟床滴風松閃冉青旗色招我三啜玻璃觥峰頭飛上八千尺星微月壯海茫茫蓬萊仙袂遥相望銅龍夜吼風霧香石橋跨空河漢長千巖笙籟奏清曲萬樹醴露如天漿金鵶海底初刷翮雲擁扶桑一枝出羣仙拍手嘆絶奇坐中相顧屬誰筆

阿翁曾是夾日飛公孫請賦五色日

田家謠

長年飯不足背裂赤日中忍饑不肯懶辛苦求年豐今秋幸一熟天意亦憚窮庶幾債可了或有餘粟春團欒共妻子糠粃一笑同焚香答天賜力作人何功君不見前年三百青銅米一斗又不見去年蕨根掘盡不充口妻孥長恐不相守敢擬如今蘇息否

和馮眉州九日無酒韻

蜀日曀曀風凄凄有美人兮愁楚羈白衣不來負佳節士窮使我增歔欷錦韉屢踏秦關月寳刀尚染健兒血尋思往事玩浮雲目送孤鴻互明滅醉鄉廣大無何有無事唯當學犀首不應來弔獨醒魂却嫌閑却持螯手吾儕臭味草木同但須多植寒花叢遇花開時即重九天豈教人樽屢空

贈符藥朱道士

君不見許旌陽飛符走劒蛟龍降一朝功行滿僊籍寳

册金丹來帝旁又不見孫思邈玉函方出千金藥樓遲猶作地行僊良以活人恩施博要知天地德好生鬼謀容邪胡由來有符有藥解濟世此心即可通神明桃椎耳孫樂虛靜符水能靈藥能聖呼雷麾電縛魑魅二豎三彭俱聽命困者以醒病者甦孳孳豈爲利圖梓人作室槖駞樹治民相國非殊途降魔要竪大法幢起死要下黄昏湯更頻物色合誰屬請起江湖登廟堂

胡文昌和東坡子由彭城月詩併録澹菴新州

以所和見示索和

澹菴眼似坡仙高眇視軒冕如秋毫忠臣要作社稷計
那知平陸生風濤當時蓋亦輕餘子富貴轉頭眞逝水
汗青不朽姓字香百世聞風尚興起函關正要封泥丸
金陵王氣開龍蟠一書乞借尚方劒搢紳環睨心為寒
要扶鑾駕還都汴鼎鑊在前顏不變低頭辦了着南冠
斂手笑還丞相板飛鳶跕跕古錦山氣老益壯窮益堅
銀河流空月照地肺肝洞作冰玉看緬懷坡仙亦大好

楊南仲寓湖

紛紛市道交翻覆雲雨手不如清風與明月情分却於人耐久夫君不受塵土汚湖上結茅誰與處坐中只着風月我有客敲門卿且去凉生几席影沉杯困眠醉舞相追陪此時一笑真莫逆中邊洞徹無纖埃須知箇裏非久計時來攜手青雲裏蓬萊山頂廣寒宮放出清光滿天地

上姚贛州鏞壽

伏審黃鍾唱子嵩嶽生申紛燕賀之偕來祝龜齡
之難老莫抒善頌喻賦長歌庸以發君侯之雄心
抑以見吾黨之矚望儻蒙笑鑑榮幸不貲
東南之鎮曰會稽扶輿清淑拱帝畿千巖萬壑氣盤礴
更有壽檜天與齊托根后土閱千古黛色蒼皮天一柱
鍾爲人傑堪棟國恰似嵩高降申甫君侯胸中百萬兵
年未四十俄專城精神滿腹秋水瑩談笑兩頰春風生
﨑嶇贛右三百里蛟鰐垂涎波浪起遡流張膽作風帆

信如王尊乃勇耳脫畧邊幅柔亾頑解除苛嬈緌創殘
喚回和氣谿氛祲事有至難談笑間人口如碑沸傳誦
帝曰吾徒得君重天風吹下紫泥封趣入班行作儀鳳
大夫何以假守為真除屬猒民所期虎頭岌業要彈壓
凝香森戟聊娱嬉璇杓揷子日南至黄鍾飛灰雷出地
崆峒春早梅巳香釀入黄堂壽觴裏醉來含笑看吳鈎
龍光夜半干斗牛闗河北望令人老忠臣心與天為謀
潢池正爾兵不弄又説邊塵時須洞籌邊筦鑰寧無人

知侍人豪為國用貂蟬冠高劒拄頤丹青正與綠鬢宜
碧油幢下白羽扇貔虎百萬惟指麾雍容傳檄定三輔
頸縛單于歸釁鼓手扶鑾駕還東都宮殿千門總如故
摩挲與問金城柳頗嘗見有此舉否策勲飲至未央宮
腰下懸金印如斗萬年觴捧月氏頭虎拜稽首揚王休
功高福與宋無極紫樞黃閣三千秋

上劉計使

水心吾師令昌黎如椽巨筆光虹蜺先公潛德粲碑版

却恨不識嵇中散九苞五彩丹穴雛不巢阿閣翔海隅
南來隻影方自笑天假之逢挹光耀一寒頓坐春風温
賤子亦許扳龍門子期九原不可叫箏琶紛紛不同調
明公泒自南軒來秪今砥柱狂瀾囬一麾兩節嶺南北
盡是周程舊歘歷書生彊附善類心莫道治躍非祥金
偶然短簿令公喜上下雲龍固其志山谷昔見蘇長公
自此小草依長松韋聯名字香聞素未必今人不如古

和胡文昌嘉禾篇

黄鷄白酒相獻酬老翁市井兒嬉遊擎香仰祝十二旒
垂拱萬年百禄遒偉哉姬旦忠國謀艱難民事陳嘉猷
僊人飛空白玉輈霓旌來下風颼颼手持五緣遺君侯
瑞圖合命椽筆修晉之東序方天球連理木頌那得儔
午窻香篆銷金虬和公詩罷茶七甌

五言律詩

代餞轉運判官趙谿𨍭

今代漢宗英如公不數人清標高嶽柱和氣藹湘春宣

室思才子甘泉冗侍臣平生劉子政晚節更精神

憔悴湘濱客懷哉有此逢二星欣照映三月愜遊從公

事如羮沸歸心似酒醲從令殊出處別語且從容

和蔡鐵窻韻

鐵牕詩價遠應是到鷄林修月有妙手伴雲無出心調

高追郢曲意古和虞琴觸境勿多語希聲是大音

峽山

帆落榕根暮禪扉半尚開逢僧如舊識問我幾時來潭

靜鷗眠穩雲深猿叫哀篝燈看碑石今古半蒼苔

嚴陵市

暝色低平野霜風放霽天買杯逢竹所索句立梅前山

曲雲歸寺溪寒水帶烟茅簷聽殘雪愁絶擁衾眠

帥節留先生兩年粤服浘𤞞安之一日疏十宜

歸欲袖手板還丞相言者猶不之置上命以釐

廷之禄解印東歸門生臨川陳元晉掇後山送

坡仙故事至惠之海豐而别作詩四章云

手疏宜歸十心知昨夢非鴻冥空費弋鷗舞早知機風
急推潮落雲閑剩雨歸攀轅多少淚海岍濕斜暉
描畫終無說歸來豈不縈事難工拙較我自去留輕過
眼風波惡懸空日月明人生只恁是孤鶴九臯聲
拙無諧俗韻老眼獨相竒寒谷遲春到東風盡日吹身
將三尺律心不一毫欺公與梅花外南來誰我知
木種十年計苓培千歲根三生疑宿植九殞志酬恩遠
送竟須別百懷難具論任安窮自分義不辱公門

餞余倅鼎叟官滿東歸

丙年同佐牧相與最情親乘月登樓夜隨風步屧春報來陞轉速歸去名除新一劍舊肝膽持將問大鈞時以平寇轉兩官且有任滿陞擢之命

晚步

鼓鐘燈火後袖手過欄干素月空中寂踈星竹裏看溪毛行步濕潭影古心寒此意我方適亭亭夜未殘

過桐廬縣

雨後

忽雨乾坤變將秋氣候寬林亭欣濯濯栁岸渺漫漫一飯飽無那連村枕可安舉觴屬明月急雨放雲端

一雨郊原足神功不作難向知天道邇今幸物情安童稚沾衣走人家傍户看翻令五六月春意轉江干

喜雨

六月乃有此豐年定可書真成天雨粟到處水成渠穲稏香連畛汙邪載滿車所忻同一飽未用嘆無魚

輓饒武博二首

方客戎幢右俄旌墓道傍堂虛空老桂星冷落魁芒留世程文樣傳家奏藁香鄉評偕李謝雖死有幽光

内集儕甥舅同登齒弟兄忘年情好密開口肺肝傾恍爾同醒醉傷哉隔死生朔風吹老淚哀些些不成聲

代挽寺丞吳公

國事須才急如公亦古人江淮老麾節俎豆哭軍民圖憶籌邊舊管傳結綬新朔風吹老淚泉路濕寒燐

贈歐陽承務

談天多巧中名在士夫間行遍西江路來遊南嶽山病

侵心緒懶窮慣面皮頑莫説功名事禄書從捲還

挽德慶凃守二首

九京嗟已矣今吏孰如君律已嚴三尺活人寛一分清

名寒蜀雪嘉誦藹南雲杉柏風凄切黄陂原上墳

鄉枌生也晩嶺外偶同寅齒我子姪行情如兄弟親不

嫌同幕辯要作一州春滿澗多題字回頭更愴神

漁墅類稿卷八

宋 陳元晉 撰

七言律詩

題羅浮山中閣

大海漫天駕葉舟來登中閣問仙游泉聲急瀉三更雨雲氣深藏六月秋霧濕中天龍出洞日騰滄海蜃收樓禪床靜數愔愔息身在清都最上頭

七月初十夜對月呈留粹中

人間寒信到揩蛩天外清商入井桐孤館無人同夜月長年作客又秋風想君局促重簾底似我棲遲逆旅中何事人生苦拘束得閑來此一樽同

越王臺

南州勝觀越王臺天與詩人醉眼開雲漠漠邊蕃路遠水茫茫處海潮回人家一半藏烟樹往事千重問石苔料得清秋尤好在一樽重約月明來

慶涂權尉三首

袖中光焰吐青虵獻策軍門鬢未華豈是輕身探虎穴
要將赤手拔鯨牙向來筆研渾無力此去功名正未涯
小試栁營新號令六花排陣寂無譁
歲月遒於赴壑虵功名政要及年華平淮猶自須裴度
釣渭那能老子牙舞袖巧懸嫌地褊酒杯相屬記天涯
期君酣戰秋風裏鼓率銜枚陣不譁
朝憂猛虎夕長虵弔戰場文憶李華自笑病來寬帶眼
那能老去植幢牙如君政合登東閣顧我惟堪老北涯

賔主秋風南浦路旗鈴好聽撻音譁

王推官載酒來會於逍遥堂

路入煙蘿杳靄中良宵一笑美人同壺觴盡攬平湖月絃管時飄别岸風三宿未忘緣境勝一燈相對坐詩窮姓名要共青山久看取當年玉局翁

喜雨上項帥

精祈三日竟成霖一辦心香格帝歆苗若遂枯無此水粟將暴貴湧於金時方多壘農為急公在三湘澤已深

自媿侏儒叨一飽願推德意荅天心

李嶶猷病後許賞蓮而未酬小詩發一笑

僧夏分來一榻涼愛蓮更擅水雲鄉露融初日敷朝采雨捲涼飈送晚香天女羣參青葉髻水仙爭護紫荷囊一絲不掛根塵淨莫恠先生久覆觴

和留少徵豐湖懷坡僊韻

弔古誰翻楚些歌百年陳跡愴懷多春風草綠松根寺夜雨燈寒窣堵波松根朝雲所藏面峙浮屠坡詩所謂夜燈勤禮塔中仙者是也老鶴

舊曾陪杖履閑鷗今尚護煙莎憑君莫憶當時事惆悵
人間春夢婆

倉檄出惠陽督諸邑捕蝗

古來傳説驅蝗法近歲驚聞田有蝗無耐吏饕甘地惡
何辜民病重天殃秋風要滿扶犁望夏日寧辭走檄忙
高廩更令無雀鼠使星尸祝幾爐香

題新昌蔡尉比春園四時載酒亭

蔡家亭子錦江涯長約春風作歲華拚却百年渾是醉

誰驅雨至忽隨車豈憐行道暍欲死直恐良苗涸且枯
早覺南來鹽米賤趂墟歸去總歡呼
火乘金伏勢方驕天地圍爐萬物焦那信炎蒸天六月
却聞優渥雨三朝頓添秋思生庭樹頓覺春痕漲市橋
分我清風陪獨夜又愁明月渺難招

得主管仙都之命

頭銜清甚管仙都吏責全無出有車老去心情酬應懶
閑來親友往還踈每嗔人作囚山賦莫勸儂通光範書

只把窮愁博强健世間得失本乘除

擊毬口號戲陳統制

築埸千步柳營東樽俎精神坐折衝星彈流空驚過鳥
霜蹄追電捷游龍身輕鞍馬人如畫膽落猩鼯穴已空
歸去翠眉環玉帳釵兒多乞錦纏紅

題顏秀才夔詩編

延年一印付聞孫文采風流今尚存生長見聞誠叟里
交游唱和澹菴門苦思那有酸寒氣妙斲渾無斧鑿痕

問子何為暗投壁令吾端欲監降旛

和項帥交帥印招十二邑令韻 時七令皆宗姓

同時製錦七宗英更有珠聯五舜臣矚望諸賢皆邑最

和衷一語見情真方時艱棘難為政隨事斟量可及民

緩急之中權闔闢政須不失本心仁

信國魯夫人挽詩二首

詎有陳平解久貧共看眉案久如賓從夫榮荷西清槖

稱祖恪共南澗蘋玉樹庭前雙使節金花天上九恩綸

佩璐騎麟返帝旁扆宸所在尚芬芳泉行地脉家家井
月到天心處處光模範百年垂藻泮蒸嘗千古奉桐鄉
教忠况有無窮澤袞袞湘流一派長

羅浮山多有道人倚嶔巖為室僅可容膝引泉
貫其間以供烹濯鑿山種豆人不滿二畝可了
歲計油然自得也為予言夜深月明時有虎觸
户山前後多黄鸝終日睍睆可愛與留粹中各

賦詩

山家境界無畦畛住處隨人意所便澗汲巖棲忘世累
石耕畬種盡天年時驚虎觸柴扉月長聽鶯啼綠樹烟
不信却無人種杏知從何處覓神仙

甲申乙酉丙戌四過釣臺有感

三年四過子陵臺老我風霜兩鬢催望見雲山心已愧
夢登釣石眼為開乾坤清氣長如許鍾鼎元勲安在哉
近百年來幾帆過登臨多是覓官來

上留提刑壽

展開南極老人圖是處青煙鵲尾爐秋露九原淪厚澤
春風一道泳康衢萬金藥散疲羸活三尺刑清怨嘆蘇
只此陰功誰比大中書有考可酬無

和鄧帥參追和東坡雪韻

學舞腰支束素纖回旋似怯曉風嚴飄窓淅瀝愔投壁
洒研紛披凍着鹽應有飲羔圍暖帳誰憐饑雀啅寒簷
凭欄獨聳詩肩瘦對立西山玉幾尖
破寒有喜報晨鴉忽送詩筒雪賦車占歲便同天雨粟

寬憂解遺筆生花瓊枝夸麗羞陳苑玉樹爭妍比謝家臘白纔呈春已動扶桑霽影曉相乂柳子厚解祟賦扶桑軫轄而相乂

和陳守喜雨詩

垤鸛無聲口舌乾誰驅雷雨遍千山頻蘇赤地千里旱特出黃堂一念間澤物功深無德色豐年願遂有歡顏為霖秪恐思賢佐千騎東隨鳳詔還

誰念東南膏血乾文移督迫積如山平時素號鑊湯底不雨豈逃溝壑間民病向來猶在耳天威此去不違顏

時事方艱人物眇可堪收淚灑悲風

贈劉賢良

十二書言天下事氣如蕡直語加遒誰當心恥四郊壘子獨眉攢萬國愁刺手拔鯨何倜儻劇談捫虱自風流悠然且作新豐醉定有人能說馬周

安撫徽猷郎中被召欲東賦詩見志乃以得歸閑退為喜門人小子知先生之心也輒和嚴韻用暢高風

莫管聲名草木知人生待足是何時興纔盡處須回棹
塗到迷時漫泣岐老我昨非今似是笑渠小黠大還癡
山林晚覺中多味不恠商顔只茹芝
聱叟揮車倦且歸釣遊舊處足娛嬉客懷自分三宜去
世事那無一可為晝日高眠甘茗乳秋風清飲飽蓴絲
何當為背奚奴錦收拾潭州歸後詩

和柴大監留郎中遊欝孤及喜雨之什

冰壺清對玉衡秋臺府同時盡勝流南國恩波如海闊

西江和氣接天浮山川真借兩賢重翰墨仍為八境留
見說九重思魏笏書帷更欲學君疇
農畝皇皇望有秋肩赬背裂汗衣流疲甿不得一飯飽
我輩應慚多食浮烏尾督逋無迫遽鼠牙有訟怕淹留
兩君一念回天速天雨看看粟滿疇

韶石使君年丈扁舟過我於松桂林敬哦小詩
留為一日款就寄石洲主人以發千里外一笑
也

文陛無階寄履聲驂鸞有路學仙靈長安宮殿今何處
祇有梅峯萬古青

謝童帥幹送滴酥

滴成詩句巧相粘料得堂深凍未收剪水染雲天上手
何因得見玉纖纖

入庾嶺

梅花迎路客平安此是江南畫處山霜月正高花下飲
酒闌長嘯過梅關

庭草茸茸書帶碧檻榴粲粲舞裙紅靜觀物化機無息又轉薰琴一信風

田間

高田拍拍水連塍早稻將齊晚稻深閑糶人家爭發貸豐年也有債相尋

鴈字

超然聖處過張顛整整斜斜落照邊好寫人間不平事叫開閶闔為箋天

道遠胡為至此哉班行見說正須才多應詩興清無奈
特為觀梅故一來
別留少微兼呈玉堂先生
天涯萬里同為客先自悲秋更送君歸路明朝好蕭索
一聲鴈斷幾重雲
客中未醉難為別別後無書但寄詩俗物眼前誰可意
思君無奈鬢成絲
四海弟兄能有幾平生臭味許誰同遥知夜雨連床際

應說南中有客窮
雲麓先生坐山癖脚頭尚久到羅浮藏山欲作千載計
試問書成可寄不
君家伯仲盡英妙筆勢夭矯人中龍池中我亦自雲雨
四方上下長相從

乾隆御覽之寶